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常 青 著

情洒无情处

秘 闻 小 说

情 洒 无 情 处

常 青 著

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情洒无情处

常青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7.375 字数:150千字

1994年元月第1版 1994年元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*

ISBN 7-5378-1237-3

I·1215 定价:4.50元

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；
乱我心者，今日之日多烦忧……

——李白《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》

山西娘子关。秀峰耸翠，飞瀑流泉。

在瀑布近处的小流庄，住着韩保山一家三口：老婆王氏，女儿飞飞。

保山拉车卖碳，养家糊口。因他体格壮、人厚道，生意做得挺红火；可是老婆挺年轻、爱花梢，挣下的血汗钱，怎么也填不满她的脂粉盒。

她原是县城一个老财的小妾。虽说专房得宠，娥眉不肯让人，但她水性杨花，不免招蜂惹蝶，给丈夫连戴几顶绿帽子。老财主发现后，情知自己不力，便也没难为她，只说她不会生育，便将她转嫁给长年送碳的村汉子。

有道是“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”，这位小娘子来到韩家后，初还严守妇道，并为后夫生下一个粉蝶似的小女儿；后见娃他爹忙着营生，很少在家，便又旧病复发，油头粉面地打扮起来，勾引几个青年后生，日夜寻欢作乐……

在她放荡的笑声中，没想到小飞飞飞快长成了大姑娘！

人说“女儿十三，和她妈一般。”姑娘在生理变化的同时，心理变化也明显地流于言表。一天后晌，飞飞提早放学回家（父亲省吃俭用把她送进县城高小读书，指望她将来过上好日子），倏然发现母亲正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屋里赤身鬼混，只恨得狠命推开房门，气咻咻大叫大嚷：

“妈，你让爹和俺怎么见人？！”

“俺咋啦？……”母亲抓过衣服，掩住胴体，瞧着姘夫仓慌跑去，便若无其事地装正经。“刚才肚子疼，请个郎中来……”

“骗鬼去吧！”女儿猛地调过脖颈，“俺可不想让人背后叫‘破鞋’女儿！”

“别听人乱胡说。”母亲忽然发现女儿已是大人了。“你爹常不在家，我——”

“妈！……”飞飞悲愤交集，“扑哧”跪在母亲面前，“我不对爹说，可你要改邪归正，做个好人。”

母亲心头一颤，把懂事的女儿紧紧搂在怀里。

往后的岁月中，王氏真还检点自己，想作好女人；但她在指导女儿如何对待人生时，却不自觉地启发和激励后者走向邪恶的深渊……

有天上午，县商会派人来到她家，说是为会长少爷提亲。

“韩嫂子，你家飞飞小姐是县里最好看的鲜花儿，我们会长公子是省城最有名的美少年。这次暑假回来，一眼就相中你闺女，硬逼老子为他订下这门亲。”来人从自行车上端下大包厚礼。“这可是天赐良缘。会长希望早成亲，早享福。你们合计一下，三天后我来听信儿。”说罢，骑车飞回县城。

当晚，母亲向女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：

“闺女是妈的心头肉。我只想让你嫁个有钱有势的。商会会长的少爷能看上你这个山村妮子，也是你的福份。我是一百个可心，一百个满意。”

“妈，我还小。”飞飞感到突兀，“再说，我还没有高小毕业哩……”

“这都不碍事。只要你愿意，可以先订婚后娶亲嘛。其实，

你都十四岁了，‘好花能有几日红’？女人还不就是这几年！”

“妈，你让我再想想……”飞飞是见过会长少爷的，那生确也英俊可爱。想到这里，不禁满面绯红，心头小鹿乱跳。

“不用再想了。错过好姻缘，后悔一辈子。”母亲疼爱地为女儿拢拢乌黑闪亮的短发，“听说那小少爷长得挺俊秀，你们成亲后，定会甜甜蜜蜜的。”

“可我有点怕……”少女对神秘的婚姻，本能地感到羞怯、慌乱。

母亲是过来人，深知女儿此刻的心境。她深切一笑，低声开导：

“用不着怕什么。男女一处，自然甜美。你看那成双成对的蝴蝶儿，你看那咕咕欢叫的夫妻鸽，还有那联在一起的猫猫狗狗，多让人眼馋呀……你是天仙似的小佳人，男方定会百依百顺，由你摆布；倒是天长日久，你得想法儿把他攥在手心里，免得他有了外心，苦了自己。记住：刚过门，你用不着好穿好戴，梳洗打扮，男人照样软糖似的粘着你；往后呢，他就会感到漂亮的老婆也一般，而对长相一般的其他女人，却视为天仙，处处动心。特别是有钱的公子哥儿，没有一个本份的。这时候，你能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觉到冷漠和变心。一般女人呢，不是大哭大闹，就是寻死上吊，结果闹得丈夫更讨厌、更恼火。你可不能和她们一般见识，得把男人的外心不声不响的收回来：开始，你要有意在他面前不修饰，装邋遢，等他笑话你、夸赞别人时，你便把自己好好打扮起来，让他瞧着你就象仙女下凡，让他馋猫似地缠着你；这时，你可不能迁就他，任他轻薄。你得冷的象块石头，把他推出门外，让他干着急，没着落。然后你便见机行事，装着可怜他，放他进屋来……”

“妈，你为啥要说这些？我为啥要那样做？”女儿瞪大迷茫的丹凤眼，盯着母亲得意的笑脸。

“傻妮子，因为人都是喜新厌旧的。男人对女人更是这样！你要想过上舒心日子，就得有点房中招数，把男人牢牢拴住。自古以来，咱做女人的，全靠男人活。有道是‘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’你不靠丈夫，就没有活路；你不拴住他，自己就受罪。”母亲捧住女儿的粉脸，“就凭你这副美人胎，自然要嫁个有钱有势的，穿绸铺缎，呼奴使婢，快活一生。何况你有文才，将来更会调教男人作贵妇的。”

“……”女儿不知该说啥好，只是掰开母亲的手，急忙跑出屋子，舀了一盆凉水，先对着水面观赏自己的花容月貌，继而嫣然一笑，把脸浸入清凉的水中……

俄顷，蓦地从关外飞来一架标着膏药似的日本飞机，在头顶急促盘旋。她刚要呼唤母亲出来瞧那可怕的铁鸟；却见它屁股一厥，丢下一颗铁桶似的炸弹。紧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把她震倒在墙角处的槐树下……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她从昏迷中清醒后，只见房屋倒塌，火光冲天。她猛地想到母亲还在屋里，便拼命扑向烟火中，边搬瓦砾边呼喊：“妈呀，你在哪儿？！……”

找到了！母亲被压在塌下来的房梁下面，满身血渍，气息奄奄。她想拼命挪开那燃烧的房梁，可是使尽气力，也未能把沉重的木料移开半分……

她转身跑出门外，连喊：“救人哪，救人哪！”然而全村已陷入一片火海，家家都哭喊着寻找自己的亲人……

“飞飞，回来！”母亲紧紧抓住女儿的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妈不行了……你和你爹——去北京找你二姨夫——他是火车站货场大科长，他会照应你们的……”她痛楚地抽搐一

下,双目紧闭了。

“妈妈! ——”飞飞尖叫一声,倒在母亲怀中。

天黑了。四野一片凄惨的哭喊声……

这是 1937 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,日本军国主义者进攻山西、妄吞全国的前夕……

1948年仲夏。

古都北平。

僻静的什锦花园里，有一幢神秘的深宅大院。院里，电讯声此起彼伏；门外，大警车络绎不绝。尽管门墙上竖着一块“物资委员会”的醒目招牌，但人们都躲避瘟神似地仓惶走过，窃窃私议：小心，那是南京政府国防部特务机关——保密局华北站！

时值酷暑。站长于士文仍然身穿严谨的中将军装，在他那门窗严密的办公室里正襟危坐，精心审阅案卷。他，宽额头，高鼻梁，眼睛不大，但却炯炯有神；年过不惑，给人潇洒、神气之感。

此刻，天色向晚，夜幕低垂。他揉揉发困的眼睛，随即拧亮台灯，继续埋头于文案。蓦地，他的小眼睛一亮，似有新的发现，一丝得意的微笑，掠过薄薄的咀角；顺手按响桌边的蚊音器，传进来年轻、英俊的副官乔义。

“站长，您要冷饮？”瞧着上司满头热汗，副官关心地问了一句。

“不，去把‘8号’带来”。于士文仍然盯着案卷，没抬头。

“是。”乔义机械地立正、敬礼，转身走去。

少顷，房门大开，清晰的镣铐声中，走进来状貌修伟、满身刑伤的‘8号’要犯。两名手持美国卡宾枪的狱警，紧紧跟在他

身后，生怕他一眨眼便跑掉似的。

于士文阖住案卷，鄙夷地瞥一眼阶下囚，下意识挺直脖颈，伸出修长的十指，整一整金光闪烁的凤纪扣，尔后低声审问：“赵一民吗？”

“前天你就问过了。”对方神色镇定，淡然一笑。

“不！你叫张斌。”于士文拍案而起，语调激昂，“尽管你们共产党组织严密，可我还是从你们残缺的文件里，发现你是真正的北平郊委书记——张斌！”

对方一听，不禁心头一震；但他很快控制住自己的不安，慢慢抬起带铁链的手臂，擦擦咀角的血渍，沉着应对：

“于站长不愧是军统干将。可你别高兴的太早，我不会使你满意的。”

“我会使你满意的。”于士文胸有成竹，态度温和。“只要你谈一下你们是怎样煽动学生闹事的，我将给你——”

“高官厚禄，荣华富贵。”张斌打断审讯者，讥讽一笑，说：“站长先生，你该用点新的词汇了；我若贪图富贵，早在抗战开始，就可卖身投靠，如愿以偿的。”

“正因为你是抗日将士，也曾配合我军打过胜仗，所以我才不想置你于死地。”于士文示意副官，给囚犯端过来一杯清茶。“考虑一下吧，人生几何，当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。”

“我早考虑好了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汉青。”张斌说罢，转身欲去；刚要举步出门，忽又调过头来，慷慨陈词。“我倒要提醒阁下，想想自己的前途命运。蒋家王朝政治腐败，贪官污吏遍及朝野；人民怨声载道，神州暗无天日。君明知失民心者失天下，何不放下屠刀，弃暗投明？！”

“带走！”审讯者一听囚犯审讯自己，顿时双眉高挑，怒火

中烧；瞧着对方远去的背影，猝然举笔判决——

“应该立即处死。”乔义深知上司的心境，趁机火上加油。“这家伙，在牢里一直宣传赤化，真是顽固透顶。”他最恨共产党，因为他父亲就是让共产党划成地主分子，活活斗死的。

于士文略一沉思，慢慢放下手中笔：

“不，他对我们还有用……”

这话，他竟然说中了。但他万没想到，在他以后的危难之时，对方竟然和他同囚一室，并对他有所照料和启示……

此刻，他心烦意乱地看看手表，准备下班回家；那知房门“呼”地推开，走进来身材粗壮、满面笑容的老朋友李之和——他是北平市警察局局长，同时也是保密局华北站副站长。

“士文，快走。”后者拉起同僚，顺手关掉桌上的台灯。

“之和兄，你这风风火火的，什么事呀？”于士文比对方小几岁，故以“兄”呼之。

“好事呗。”性格爽朗的李之和冲他哧哧一笑，“你们山西的大名角‘果子红’，今晚在吉祥剧院演出她的拿手好戏《空城计》。我知道你别无所好，唯独爱听梆子，所以前来绑架，立即行动。”

“累了一天，我想回家休息……”于士文由于刚才审讯失败，心绪烦躁，所以想推辞不去。

“休息？你倒想的清闲！”警察局长的圆脸拉长了。“告诉你：看完戏，正好十点钟，跟我一起去灯市口，拜会咱的局长大人。”

“怎么，毛人凤来了？”于士文惊讶地瞪大眼睛。

“中午才从南京飞来，下榻在他姘头韩飞飞家里——不，应该说在咱的下属‘武大郎’朱冈家中。”李之和连连摇头，表

示不满。“连我这个警察局长都没告一声，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……”他反剪双手，在油光发亮的木纹地板上来回踱步。他似乎感到情况不妙，所以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

“他不通知我，我就不见他！”脾气耿直的于士文更是怒容满面，气咻咻解开将军服，一屁股坐到沙发里。

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高呼：“毛局长到！——”

于士文与李之和惊诧地对视一下，立即整衣、正冠，起身恭迎。

俄顷，房门大开，急步走进来威风凛凛、喜怒不形于色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。他的头发乌黑，面皮白净，略显虚胖的圆脸下方，突出个老太太脚后跟似的肥下巴。他身穿做工考究的兰色毛料中山服，脚蹬外国特制的棕色皮凉鞋。他那鬼神叵测的目光，直勾勾逼视着惶惑不安的两位下属，半天没说一句话。

他身后，紧跟着八名神气十足的武装警卫。个个膀乍腰圆，杀气腾腾。哦，最后两名警卫的屁股上，还吊着一串精制的牛皮绳……

“局座，您好。”于、李二人同时鞠躬致意。

“好，好。”毛人凤职业性地向室内环视一周，旋即走到办公桌前，倏然转过身，向下属阴冷一笑，“你们俩都在这里。好，好！”

听得上司话里有话，于、李二人不由地心头发悚，面面相觑。

半晌，李之和先开口：“不知局座驾到，未曾远迎，卑职失职……”说罢，施礼告罪。

于士文却抱怨说：“您来北平，应当先跟我们说一声。万一

出点差错，我们怎么向领袖和组织交待？您知道，这里共产党活动猖獗，形势十分严重……”

“严重的不是共匪，而是你们！”毛人凤目露凶光，语调冷峻。“你们俩同一政治企图，背叛组织，背离领袖。”他深深吸口气，满有人情味地掏出手帕，擦擦欲哭无泪的眼睛。”我很痛心哪！……”

犹如炸雷轰顶，两位下属只吓得呆在那里，欲语不能，欲动不能。豆大的汗珠霎时间布满二人的脸面。

门窗严密的办公室里，顿时空气凝固，令人窒息。

半晌，李之和干咳一声，想进行申辩，但他咀角抽搐，不知从何说起……

于士文习惯地按响自己的十指关节，然后挺直脖颈，整一整熠熠发光的风纽扣，不卑不亢地说：

“局座，我自黄埔五期毕业，跟随戴先生献身革命，效忠党国，十几年为组织历尽艰险，几欲丧命，赤胆忠心，人所共知。局座说我‘背叛组织’，不知有何证据？”

毛人凤盯着对方桀骜不驯的面孔，下意识摸了摸脚后跟似的肥下巴。“你——不仅有背叛组织的政治问题，还有贪污公款的经济问题！”他似有感触地叹口气，“谁料戴先生死骨未寒，竟有不少同志背叛团体，图谋不轨。为整顿军纪，我不得不忍痛制裁你们这些‘亲如兄弟’的同志……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身后的警卫便猛虎般扑过来，迅速将于、李二人五花大绑，推出院中。

叮在墙角处的两辆警车已经发动起来，他俩分别被推进车里，飞速驶出大门。

蓦地，于士文发现他才审讯过的共产党要犯张斌，也正押

往监狱；而张斌也看到神气十足的特务头子顷刻间竟同自己一样，成了囚犯，先是惊愕不已，继而讥讽一笑，向对方连连摇头。于士文迅速调过脸，装没看见，想到自己竟在瞬间落得如此下场，不禁潸然泪下，颓然倒在冰冷的铁椅上……

凄厉的警笛声中，于士文被押进了曾由他直接领导的陆军监狱。

凶恶的看守猛地将他推进一间阴暗的特别牢房，这使他倏然想到半年前就在这间牢房里，他曾把亲自率兵抓捕的大汉奸、大特务——号称“东方魔女”的川岛芳子，下令执行枪决。同时还有大汉奸曹汝霖、殷汝耕等几个背叛祖国人民，一心投靠日本侵略者的罪魁祸首，也曾关押在此，严厉处决。“万没想到，今天我也被视为罪人，抓了进来，循环所应，竟如此迅速……”他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袭上心头，不由得喟然长叹，一头倒在沾满血渍的木板床上……

偏是那个相貌艳丽而罪大恶极的男装女谍——川岛芳子的身影，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，盘旋。这位清朝肃清王的十四王女，曾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，竭尽其权术之能事，干下了许多敌人用枪炮所作不到的‘丰功伟绩’，被传为风靡一时的国际魔女。抗战胜利后，作为华北肃奸委员会副主任，他曾指挥秘密武装警察，将她逮捕入狱，并以证据确凿的叛国罪，经河北省高等法院宣判死刑，由他负责执行。

就在半年前的一天清早，他以监斩官的身份，领着一班执法军警，来到了现在所住的牢房。

“金壁辉，你的上诉已经驳回，最高法院执行令亦已下达。现在，我来监督执行判决。”于士文有意不叫她的日本名字而

是叫她的中国名字。这样，她就得承认自己是“汉奸”，无法找借口狡辩免罪。

尽管两年的监狱生活损伤了她的健康和容貌，但她那白皙的皮肤，黑亮的眼睛和纤细的手指，仍然残留着当年的美姿。

“我父亲是清朝皇族，可在我三岁时他便去世了，实际上我是父亲的至友——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。”她向他淡淡一笑，“我一直在日本生活。”她强调自己是日本人。

“你不觉得你这样说已经毫无意义了吗？！”于士文下意识挺直脖颈，挥动手臂。“走吧。”

川岛芳子吃力地站起身来，整一整她的黑呢料短大衣和绿色西装裤，随在武警身后，慢步来到监狱后院的大墙前面。

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”监斩官问了一句。

“这就好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。”

“是否要留遗书？”

“我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已经写好了。”她想向他从容一笑，但她脸部的肌肉太紧张了，怎么也笑不出来。“请执行吧。”

“调过脸，面朝墙，跪下！”于士文见她慢慢跪到在地，立即向身边的武警班长使劲挥手，示意执行。

“砰！”一粒子弹打进了她的后脑部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：子弹从她后脑打进去，从右脸穿出来。他不想多看一眼她那血肉模糊的惨状，随即让士兵给她盖上一领芦蓆……

可事过不久，社会上竟传出“川岛芳子并未死去，遭枪毙的女犯只是前者重金收买的替身！”日本各报纸几乎同时报道说：“川岛芳子还活着！”

哦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……

“来人哪，放我出去！——”他猛地坐起来，向外狂喊。“我是无罪的。”

人来了。监狱长王平领着两名狱卒闻声跑过来。

“站长，不——于先生，委屈你了。”监狱长迅速打开牢门，解去上司身上的牛皮绳。

“王平，你跟我多年，应该知道我的为人。”于士文成了部下的囚徒，感到十分难堪；下意识挺直脖颈，伸出修长的十指，整一整自己的衣服领扣。“我虽身陷囹圄，但是纯属冤案。”

“也许你是冤枉的；可我得奉命行事，给你带上这个……”王平向身后的狱卒一歪头，后者便扑过来将镣铐钉在于士文的手脚上。“你休息。”他勉强向对方讪讪一笑，随即锁门而去。

夜幕降临，四周一片漆黑。

于士文盯着冷光熠熠的刑具，无可奈何他长叹一声；一步一挪，靠近后墙高处的小窗口，遥望残月前的乱云飞渡，不禁思潮滚滚，进入回忆的长廊——